

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当地畏兀(畏吾)文化

周 泓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考述元明都城西御敕寺院与畏兀(畏吾)礼佛庙宇,考证高粱桥至白石桥间大护国仁王寺的历史存在,正觉寺、万寿寺建年之推前,白塔寺、大佛寺与其之关联;考释都城畏吾人族际婚,庙会中西域马术等竞技与信仰习俗,庙市中的西域物产,生计居住等与当地的交融。以非汉阈信仰作为功能主义等重物轻灵研究之补苴。

关键词: 元明都城; 御敕寺庙; 畏吾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6)04-0119-08

Imperial Ordered Temples in City-west in Capital of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Local Uigur Culture

ZHOU 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erial ordered temples in City-west in Capital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nd local Uigur temples and investigated the historical existence of Rengwang temple of Dahuguo from Gaoliangqiao and Baishiqiao, deduced the building time of Zhengjue temple and Wanshou temple ahead, and the connection of Baita temple and Dafo temple with it, studied and explained the marriage between ethnic groups, the athletics of horsemanship on the temple fairs and belief customs, the products on the temple fairs, living conditions and livelihood and the mixture with local society, and also included some supplement on emphasizing physics and ignoring gods research of functionalism by beliefs in non-Han areas.

Key words: Capital Cities of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Imperial Ordered Temples; Uigur Culture

一、都城西御敕寺院与畏兀(畏吾)礼佛庙宇

元大都修建多座皇家寺院,建有供奉已逝帝后的神御殿或朝廷专设的寺院管理机构。元大圣寿万安寺于明代改建称妙应寺;大天寿万宁寺至清道光讳宁字改作万灵寺;大承华普庆寺明时重建称宝禅寺;大承天护圣寺改称功法寺。高粱河白石桥畔畏兀村旁的佛寺,大多是皇家庙宇或朝廷御敕,尤其如大护国仁王寺。

大护国仁王寺为元皇家寺院佼佼者。中村淳《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って》论述了大都藏传佛教寺庙群,研究了大护国仁王寺与宣政院、神御殿与太庙的关系。^[1]其《元代法旨に鑑み、歴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國仁王寺》认为帝师法旨中的花园大寺即大护国仁王寺,应是帝师在京住所。^[2]即大护国仁王寺与皇室、帝师关联。

大护国仁王寺为帝师八思巴(1235~1280年)日常延务和事佛而与大都同期兴建。1264年元朝设宣政院,八思巴任命为总制院事,理佛教、藏地与西域事务。至元七年十二月始建大护国仁王寺,至元十一年三月寺成,^[3]八思巴由藏区还京。至元十六年八月设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大护国仁王寺昭应宫财用规运总管府,属于宣政院。^[4]《元史·世祖纪》载:时“帝

师八合思巴……以其弟亦怜真袭位。至元十六年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大护国仁王寺是国师在都理朝事与居住之所。

大护国仁王寺系元廷事佛重地。《顺天府志》卷七载“大护国仁王寺,按《大都图册》都城之外西建此寺及昭应宫……二月八日大阐佛会,庄严迎奉,万民瞻仰。”^[5]寺有土地六万三千余顷,人户、林木、矿冶寺产巨,殿宇175间,房舍2065间,“建总管府统于内,置提举司提领所分治于外。”^[6]寺专设管理机构会福院,院使秩正三品,专肆营缮、赋税诸事宜,下辖“仁王营缮司”“会福财用所”“民佃提领所”等。^[7]至元廿二年正月“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造”。^[8]《元史·苗进传》记:“文宗幸护国仁王寺”。“(延祐七年十月)英宗幸大护国仁王寺”,“(至治元年十一月)幸大护国仁王寺”。^[9]

大护国仁王寺系皇戚赐建。元世祖皇后察必常居大都金朝离宫,“于都城西高粱河之滨大建仿寺”,大护国仁王寺系皇后察必建。《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记:“庚午至元秋七月,贞懿皇后诏建此寺”。寺有贞懿昭睿顺圣皇后的神御殿。察必皇后至元十年授册宝,尊号“贞懿昭睿顺圣天文光应皇后”,至元十八年逝,谥号“昭睿顺圣皇后”。据《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五年(1301年)正月,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

收稿日期:2016-07-23

作者简介:周 泓(1964-),女,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仁王寺”，内供奉顺圣皇后御像。寺内梵天佛像由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刘元所塑。^[9]元朝中后期，大护国仁王寺著名住持金刚胆巴(1230~1303年)帝师之舍利葬仁王寺内庆安塔。^[10]

寺“在都城之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②”。^[11]即在西城和义门(西直门)西距城十里之地，亦高粱河白石桥西北。据《阿尼哥在中国》(《阿尼哥画传》第二章)载，“在西苑高粱河北岸兴建大护国仁王寺”，是八思巴弟子“阿尼哥在大都最早的艺术杰作。”《元一统志》载“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上闸于万寿寺东长河，下闸遗址位紫竹院北。又八思巴舍利“大堵波”于真觉寺，^[12]为明金刚宝座塔前身。故大护国仁王寺应在真觉寺与魏公村之间。此亦由北京考古勘测所证实。^[13]

护国仁王寺又称高粱河寺、大都寺。^[14]据《析津志辑佚·仪祭》：“察必皇后愍忌高粱河寺……二月初十日。”“那木罕主人愍忌高粱河寺……六月初十日。”《元史·诸王表》卷一〇八：“北安王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赐螭钮金印。大德五年(1301年)薨”，1320年赐谥昭定。《元史·泰定帝纪一》载“至治三年(1323年)十一月，会福院奉北安王诺摩罕像于高粱河寺。”诺摩罕即那木罕。大护国仁王寺是大都最宏大庙宇亦称大都寺。

西镇国寺亦高粱河寺。《日下旧闻考》载“西镇国寺，乃察必皇后创，盖功德之寺，藏下有石室……累朝不开，遵祖训也。”^③《析津志》载：西镇国寺在昭应宫西，每二月初八盛大佛会。^④《析津志辑佚·岁纪》：“二月初八……西镇国迎牌出……白伞帝师尊帝释，皇城望日游宫室。”镇国寺存有忽必烈白伞盖，“至元丁卯四年世祖皇帝用帝师(八思巴)班言，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仍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皆从帝师之请。”^[15]寺中亦存帝后座位和金牌，供每年二月初八佛事巡游。《元史·泰定帝纪》有“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元西镇国寺明重建称镇国寺，《顺天府志》记“镇国寺在白石桥”。

据考证，白石桥迤北西侧今国家图书馆新址即元护国仁王寺寺址。^[16]据《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引《元一统志》：“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广源上闸即万寿寺龙王庙(至元二十九年建)^[17]，下闸括紫竹院北石闸和白石桥东白石闸。《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引《水部备考》：白石闸，至元二十九年建。^[18]《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诸臣按语：“白石闸之桥今尚存，又有小白石桥，在白石桥稍西。”此白石桥系白石闸桥。晚清白石闸桥废弃，遂将小白石桥称作白石桥。清代谈迁《北游录·考文》记：“白石庄前为白石闸”；《北游录·纪邮》记：“白石闸，距西直门七里”。1999年疏扩长河，于新建白石桥稍西十余米，发现残石桥基，皆长方石砌，即紫竹院北处石闸，距真觉寺百余米。^[19]《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记“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金所建也。”^[20]即护国仁王寺位西镇国寺、白石桥北，白石闸桥西、紫竹院北石闸处，或西镇国寺于白石桥北，接高粱河寺—护国仁王寺南。

1368年(元至正廿八年·明洪武元年)元顺帝离大都，护国仁王寺受毁；永乐年定都北京，修建城垣，再劫。护国仁王寺

于《永乐大典》尚存名，《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无见其踪。清代留存镇国寺名。

都城畏吾奉佛多迄于十六世纪，或至十七世纪皈依伊斯兰。其间亦道亦佛。十五—十六世纪“长河沿岸寺庙相望……善男信女不绝于道”^[21]。明代朱茂𣎵《过高梁桥》记：“风柳易斜摇酒幔，岸花不断接禅关”。

魏公村西南隅、长河北岸的万寿寺，时与紫竹禅院隔河以望，与大护国仁王寺接连一体，唐代始建，原名聚瑟，明万历五年重修名万寿寺。^[22]其千佛阁、万寿阁内佛雕仍携西域、塞北特点，骨骼粗犷，神情外溢，未完全中原化，应属宋以前或为辽代。山门后大平台，台座人物塑像线条柔和，神情内敛，有蒙人、西域人、驼、马，概应属元。

据海淀区文物普查鉴定，万寿寺龙王庙始建于元至元廿九年，随长河广源闸而立，后者为郭守敬建京航运运河建筑之一。《燕都说故》记：“从西直门外高粱桥西行六里……万寿寺龙王庙前有广源闸”，其基梁由元代建。明正德六年四月《重修龙王庙记》碑：“西山玉泉注为西湖湖水中流至广源闸之北岸立庙祀龙王之神，盖欲资其威灵默佑也”；并铭：重修龙王庙也重修了广源闸。《长安客话》记万寿寺龙王庙：“引西湖水注……可行龙舟……每通惠河水涸，粮运不前，则遣官于此祭祷诸水也”。长河自西湖由高粱河经白石桥入大都城中。

元时，万寿寺亦是皇家寺庙。高昌回鹘王归附元朝后，“帝嘉其义，处之诸国君长之上”，嫁予公主，以义子身份作为第五子“待以子婿之礼”，继封亦都护及高昌国原境，与中亚西域其他三汗国地位相当。亦都护送女儿至京，皇后居之畏兀村旁，依运河桥可达西湖的高粱河畔万寿寺，供其居读、修行、游娱(访谈雅森·吾守尔博士)。元代长河通舟，后妃、公主、宫女出西直门逆长河至玉泉，万寿寺成为途憩行宫。

明时万寿寺俗称太后庙。明神宗朱翊钧的母亲慈圣宣文皇太后为“保兹天子，亿万斯年”，于明太监谷大用家庙之基“发内帑巨万”，太监冯保献白银六千多两，修万寿寺为明神宗“临幸山陵驻蹕之所”，命名“敕赐护国万寿禅寺”。即明万寿寺先为太监谷大用家庙，明神宗朱翊钧母亲、慈圣宣文皇太后“出帑储，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卜地于西直门外七里广源闸之西，特建梵刹，为尊藏汉经香火院”，内臣张居正主事，敕建“万寿寺”(《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再赐紫竹院。亦“大太监谷大用寺基，慈圣李太后出资钜万，命太监冯保督造。寺悬永乐时所铸大钟，内外书体严八十一卷，名曰华严钟。按钟在汉经厂……在德胜门内，旧铸高二丈余阔，……皆楷书佛经。^[23]万寿寺建成，明神宗令将汉经厂汉经移置于此，作为尊藏汉经的香火院和祝厘之处；将汉经厂的永乐大钟移悬寺内钟楼，“日供六僧击之”。^[24]可知万历年大都汉经厂和番经厂失修难藏经版，遂修万寿寺以移其藏。二经厂修复，经版经卷又回原处^[25]。万寿寺为解移藏急用而非新建，亦为明朝帝后至西湖憩膳行殿。

清时万寿寺多为皇太后宫的个别祭拜和民间定期庙会，不似明前期之藏经院、香火院。嘉庆年法式善《万寿寺》云：“万竹忽低池上风，水烟吹到寺门空”。此时畏吾村民部分融入当地，部分伊斯兰化，移居香妃宝月楼处。

在万寿寺东、白石桥与高粱桥之间的长河北岸，有真觉

寺,始建于元。乾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文”：“自万寿寺迤东,不二里而近,有招提五塔离立”。《日下旧闻考》载,五塔寺前高粱河,东起高粱桥,至元廿九年建,溯流而西至广源闸。^[20]乾隆时在高粱桥北建倚虹堂,西二里许为乐善园。乐善园西三里许即大正觉寺,正觉寺东二百米为极乐寺,至元年建。^[21]即真觉寺(五塔寺)亦元正觉寺。明永乐年重修金刚塔,成化九年修成。^[22]

真觉寺与西藏僧人密切。八思巴于至元十七年圆寂后,元廷为其在正觉寺“建大堵波,奉藏真身舍利,庄饰无俦”。此大堵波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未经明成化重修的最初形态,因明成化九年重建已不复旧貌。其基部石座尚存建时雕刻藏诗,系中统三年(1262年)八思巴致忽必烈新年《吉祥海祝辞》。明永乐年印度高僧五世班的达室利沙来华,受永乐帝召见,谢逝后于该寺旧址建真觉寺,明成化九年(1473年)重建金刚宝座五塔。清初讳雍正名改称大正觉寺,复改称真觉寺。

八思巴的伯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四祖萨班,元太宗时联系蒙古西征军。萨迦派遂成为元朝治藏体制代表,萨班为西藏归附元朝之历史功勋。1251年萨班逝,八思巴承其地位。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思巴至六盘山忽必烈驻地谒见,忽必烈请授密教灌顶。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帝师,颁玉印。至元五年(1268年)诏八思巴至大都创蒙古新字,次年制蒙古新字成,封之“大宝法王”,领西藏等部佛教。至元十一年元廷迎八思巴还大都,王公等于城三十里外设坛拜迎。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谢廷事返藏萨斯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八思巴示寂。帝闻巨悼,乃建大堵波于京师。至英宗,诏各路建帝师殿,立碑颂德。^⑤

元中期正觉寺住持为帝师胆巴金刚,其舍利藏于寺内庆安塔。胆巴金刚至元九年至大都,至元十八年论辩《老子化胡经》。至元十九年云游西地,至元二十六年返大都,居圣安寺。旋由丞相桑哥谪潮州,至元二十八年回京。至元三十年为世祖祈禳。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成宗命住持大护国仁王寺且令太府以帝仪仗百官护送。大德六年(1302年)成宗出巡,命胆巴乘象舆前行于帝驾。大德七年夏胆巴圆寂上都,舍利迎归大都,葬大护国仁王寺庆安塔。^⑥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追为“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赵孟頫书碑。^⑦

五塔寺碑文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其序与卷一载此经目勘同意义,其一,将汉藏畏兀等多族僧人集于京都(大都)共同校定经典。其二,佛教文化在中国大交流。其三,此次“勘同”正是元帝诏旨:“大元天子,佛身现世间。佛心治天下,万畿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

可知,这座金刚宝座塔始为元初藏传佛教产物。至元十八年八思巴逝,在原格局前增建纪念八思巴金刚宝座式大型喇嘛塔,明代改建,形成五塔布局不均、南倾,以致金刚宝座塔与高粱河之间,依地势只能建两层殿。又《日下旧闻考》“[臣等谨按]真觉寺塔規制奇特……有姚癸碑记”。^[23]须弥座石雕石质、雕刻技法、座间石雕造型与前后券洞的浮雕均有时代迥然差异,大部分是元代旧物。须弥座上最初巨型喇嘛式塔即八思巴舍利“大堵波”。明代印度高僧五世班的达室利沙舍利亦葬于正觉寺,改建寺,名真觉。

明史籍载,真觉寺原称正觉寺,“乃蒙古人所建”。寺后塔巨高,明成化重建改称金刚宝座。顶台立五座小塔,偏左亦一浮屠,为宪宗皇帝衣冠冢,宣德年建。乾隆《御制重修正觉寺碑文》记:万寿寺东约二里招提五塔,实旧志所称大正觉寺。故真觉寺即元正觉寺。^[24]明永乐初,西域梵僧班的达大师贡金身数佛像,^[25]成祖文皇帝诏封大国师,赐金印,赐名真觉。^[26]亦即元大正觉寺永乐年间重建,成化九年建成金刚塔,名真觉寺。《北京史苑》亦载,真觉寺又叫大正觉寺,近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寺内金刚宝座塔一座。真觉寺塔比北京碧云寺塔建造早340年,比北京西黄寺塔早370年。^⑧

“长河堤沿古刹甚多,惟万寿、五塔两寺内有行殿”^[27],为元时蒙人及畏兀官民在京西驻行、修行之宇。在此,西域僧包括中国西域和印度僧,而赠与和敕赐该地该寺,亦与供畏兀僧事佛相关。真觉寺有西域种山羊石雕和明初前波斯种狮石雕。明代僧王樵《登真觉寺浮图》抒:“古寺不知年,松竹无近趣”,“御家赐出西番样……随人结想如来像”,可知明时真觉寺已为“古寺”,且为西域佛教寺庙。明僧张瀚《晚春集真觉寺》咏:“柳深莺细细……约马缓将归”^[28],亦见高粱河畔畏兀村处异域风情。

由上,大护国仁王寺为元总制院总管府,是忽必烈帝师八思巴事朝、礼、居之地和帝后家庙;帝师逝世则于正觉寺庆安塔葬其舍利,这是明成化重建金刚宝座的真觉寺原址。又帝后妹夫蒙速思为国相廉希宪岳父,此二家族宅邸、陵园于高粱河畔畏兀村。^[29]故帝师公务与葬塔和帝后国戚之陵园,则为元廷佛宇重域和都城畏兀廷臣聚族地。此地遂有畏(魏)公庙。

真觉寺西北二里的大慧寺,为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于畏吾村修建,也是畏吾人事佛重要庙宇。^⑨清史籍载,大佛寺在西直门北三里,占地约二里,寺院建真武祠,存佛、道二殿,乾隆廿二年重修。大佛寺亦大慧寺。^[30]成德年间“景瀚游大慧寺记”述,出西直门、过高粱桥西北约三里,宛平县香山附近畏吾村有大慧寺,堂内大佛长五丈余,当地人称大佛寺。寺建真武祠,大学士李东阳撰碑铭,立于石祠门。时世宗崇尚道术,僧人恐寺被毁作道院,故于佛寺立道家神祠,藉祠存寺。寺西坟茔连连,石人、石兽巍立,大都是张雄族亲坟冢。时都城四郊佛庙甚多,多由太监于墓地旁创建大寺,以僧徒为守墓人,请朝官公辅显贵撰文铭碑。^[31]清人查礼考据,“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塋未迁榆堡时俱葬此村……守冢者亦廉姓浮图(佛徒、佛僧)”。^[32]即查礼家族在畏吾村的祖塋守墓人为廉姓。此廉姓即仕元畏兀朝臣后裔或畏兀僧徒后裔。可知:一是大佛寺是大慧寺同庙代称。大佛寺西南有李东阳墓碑^[33]。今魏公村、大慧寺与历史上吻合。二是明朝尚汉佛,故多亦佛亦道,且世宗崇道,则以祠掩寺。此际畏兀村人渐融于当地,“多改汉姓与华人无异”^[34]。三是清人查礼家族祖冢在大佛寺前畏吾村,而守墓人则是畏兀廉姓后裔。据当地文人郝世民先生讲,原大慧寺旁墓地,明初前守坟狮多塑西域波斯种,明中期后则未再现。大慧寺后柏树林石雕台座两侧仍见西域种山羊。

万寿寺东20米并排有延庆寺,建年不确。寺内有明朝正德年间敕谕碑两座,崇祯癸未重修立碑一座,由翰林院侍讲孙从庆撰写铭文^[35]。它与万寿寺内东路僧侣生活区(僧房、香

积厨、斋堂、职事堂等)相隔而连,但落破不堪比,与万寿寺隐含关联。万寿寺于万历五年在太监家庙基址上敕修,清时修葺数次,延庆寺未得修缮。或因其初为庵人葬地旁建寺庙;或是作为万寿寺行殿,元、明、清皇亲官贵游京西时,为其随从居住、修行之地;或许为万寿寺方丈别院,与万寿寺中路佛堂、西路皇室行宫形成对比。不论作为庵庙或僧人别院或皇室西行时仆从居所,或缘于庵人葬地,其失修均透露着边缘群层状况。其外观近似于万寿寺龙王庙,应早于明代创建,是畏吾村民的主要事佛场所之一。

万寿寺西北法华寺路,今中央民族大学幼儿园,原为法华寺,名“敕赐法华禅寺”,明廷敕建,正置畏吾村与长河岸民居中心。元代法王寺后称广通寺,其址正在高粱桥处(今北下关小学),寺已无,仅留二石碑,存“玉河乡”字样。其必为时畏兀村人事佛庙所。

据明清史籍,白石桥东南二百余米的二里沟曾有“西域双林寺”。^④明万历初,西域土僧古鲁入大都,于此处磐覆魁松下修度,当地掌侍奏,遂“赐日斋万僧……赐松地居焉,赐寺名西域双林寺”。^④即时白石桥附近有普度佛法的西域僧。众僧中必有敦佛的畏吾信徒。

畏吾村西南缘的四季青乡有16世纪初的寺院,初名善法,改为云惠。明正德四年及六年重修勒石刻碑;万历廿七年又大规模修葺;清康熙和乾隆朝再度修复。康熙帝手书额匾“慈云光覆”,赐名定慧寺。存明代碑三座,清代碑二座,明铜质布袋僧两尊。该庙北边即明清宦官墓群^④,此修行者中当有畏兀村民后裔。元大万寿寺又称永光寺。《宸垣识略》记寺有《大万寿寺开山传法历代宗师实迹碑》。明正统碑记,青州高僧辨公居住于此,湛然、屏山居士为其上首外护。湛然即耶律楚才,屏山是金朝翰林李纯甫。

辽代的清水院是金代西山八院之一,明宣德三年大修,改称大觉寺。明孝肃太后家在京西周家巷村,故宪宗重修大觉寺。成化十四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皇曾妣诚孝昭,皇后命中宫,董工备葺,缔构既成,因易其额名大觉寺;后二十年,为正统丙寅,我皇老英宗睿皇帝万机之暇,车驾幸其所,觐其像已晦堂,皇裁命新之。又二十二年,为成化戊戌,我圣母皇太后追思曾祖妣之仁,又世居其山之麓,对该寺又修葺”^④。故大觉寺是皇家家庙,又是太后家庙。清世宗雍正曾赋诗大觉寺。^④它也是乘畜行商的畏兀村人外出事佛之地。

白塔寺是金中都和元大都畏兀人刊译佛经的重要庙宇。史载,塔与寺创于辽寿昌二年(1096年),塔内贮舍利子20粒。至元《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记,原有辽寿昌二年舍利塔。元至元八年(1271年)重建,忽必烈以塔为中心修葺,命名“大圣寿万安寺”,为百官习仪之所。至元二十六年大圣寿万安寺置佛像,众僧大举佛事,忽必烈亲临指点。忽必烈辞世,其祠堂即设于大圣寿万安寺内。元天顺元年(1328年)赐匾额“妙应寺”。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重修,更名“妙应寺”。^④康熙年间再修此寺与塔,刻圣祖制碑两座;乾隆年间又修葺,敕立《御制重修白塔碑铭》。西直门与高粱河通达阜成门,元明畏兀(畏吾)官民祀佛与该寺直接相关。元著名畏兀翻译家迦鲁纳答思在白塔寺作出《祈愿诗》;一出土于吐鲁番的蒙文佛经题记:“余受合罕之命……于大都白塔寺内刻

印此经注,印行千册以传众生”。畏兀翻译家必兰纳识理由汉、藏文译出佛经达5、6种余^④。这均是大都畏兀人的奉佛记载。

大钟寺为《宸垣识略》所记曾家庄觉生寺。永乐帝曾为超度战死将士,命国师姚广孝(法名道衍)监造永乐大钟,铸造卅三万字经文,为明代京师五镇之一,置于京城汉经厂。万寿寺修建后,明神宗令将汉经厂汉经和永乐大钟移于万寿寺钟楼作为镇寺之物。清初据阴阳五行生克说,认为京西属金,钟为金,金金相克,则破坏京城安宁,而北方属土,土金则相生。于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决定将大钟移至京城乾方、圆明园已方,遂选址建造觉生寺。寺碑刻载,雍正帝以“京城西直门外曾家庄有圆址爽垆,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用是肇建梵宇”。乾隆八年(1743年)钟移入寺,觉生寺遂称大钟寺。它是时畏吾村民庙会场地之一。

“长河而东……僧庐梵舍远近相望”^④。高粱河南北2~3里与白石桥西,乾隆年存元时庙宇镇国寺、万寿寺、五塔寺、广通寺;明梵刹有高粱桥旁极乐寺,广通寺西慈献寺,定慧寺东北慈寿寺。^④高粱桥西玉河乡有普会寺(辽驻蹕寺)、观音寺(金大定建)、永安寺、昔济寺;西直门有元代崇寿寺、万宁寺,永泰寺及其明代碑两座,万佛寺崇祯年碑一座、康熙年碑一座。阜成门外北有明代及其前慈慧寺、永隆寺、衍法寺、显应寺。这些均是明代都城西仍信佛的畏吾人礼佛场域。清代,畏吾村民向东南移至阜成门与西长安街一带。^④

以庙宇为重心的村落是古代社区的典型过程。在元大都畏兀人由家族陵园到畏吾村的形成中,事佛庙宇是其聚落的中枢链环。宗教场所与信仰者互动。宗教信仰经由场所转变为集体的宗教行为;信仰者观念改变,宗教场所亦萧落。明末清初畏吾村及其寺庙不似元、明之兴建。^④乾、嘉学士法式善吟,李东阳祖宅已毁,长河空荡,古木浸蚀,三百年无人问津畏吾村。^④这情境与当地原大批畏兀(畏吾)佛徒转为穆斯林而迁移相应相随,与西域回鹘(畏兀)在内地、大都的伊斯兰化进程及明代回族的形成相一致。

二、都城畏兀(畏吾)文化

(一)婚嫁与取汉姓名

早期迁到都城的西域人大都是兵士、官吏、商人、工匠,男性多于女子,已婚者少,故不少人与当地族民成婚。参与元朝征创的西域畏兀人,其宿卫家族世功使之得到蒙元帝国出仕的“怯薛”(皇家卫队、中央军、军官学校、质子营、行政与家务机构)和“荫叙”(世袭职位世袭)制度保障,^④享有“好根脚(出身)”的政治仰赖地位;同时官商的厚遇、经济优待与其政治地位相成辅。这使当地族民多愿与大都畏兀人为婚,也是后者当地化族缘成因。

大都不少畏兀人与汉族通婚。如廉希宪6个女婿,其中汉族3人,分别是参知政事刘伟、安抚使李恭、管军万户何德温^④;畏兀人安藏娶张氏汉女为妻^④;脱烈海牙的母亲霍氏、北庭人拜降的母亲徐氏均为汉人^④;阿鲁浑萨里的祖母张氏、母亲李氏,妻子邵氏均是汉人。^④孟速思与怯憐伦氏生二女,长女嫁与畏兀人,次女嫁与杭州路总管刘绍庆。^④畏兀人贯云石

娶大都士家江陵总管石天麟之女,其孙女嫁于怀庆路总管段谦。^[13]阿里海牙娶贺伯颜(贺胜)长女为妻。^[14]汉民僧孺前妻为李氏,续妻为畏兀人,其六子一女均由畏兀人夫人所生。^[15]

大都西域人效汉文化,加汉姓、表字、取号。畏兀人小云石海涯,父名贯只哥,遂以“贯”为姓,取名云石;阿鲁丁以祖父玉速阿刺的“玉”为姓,名元鼎。^[16]西域人马速忽、乌马儿子辈以马为姓。萨都刺以都刺为名,字天锡。亦不刺金,汉姓金仲达^[17]。畏兀氏伯颜不花的斤,字仓岩;高昌畏兀后裔高岳,字彦高;高昌人普实达立,字仲温;高昌人道童,号石岩。北庭人边鲁,字至寓,号鲁生。哈刺鲁人虎都铁木禄,取字汉卿;^[18]伯颜曾受业于宋建安进士黄坦,遂以颜为姓,字宗道。^[19]

明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禁胡服、胡语、胡姓名;^[20]洪武五年诏令,居住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可与汉人结婚,而不允与本族自相嫁娶,违禁者男女两家被抄没,为官府奴婢。^[21]由之到明中期,中原色目人多更姓易名。

清前期畏吾村民也融于当地满族中。清廷为增加直属省驻防和疏散京师旗人、减轻人口压力,由朝廷拨款建营京城四郊,移内城兵丁及其眷属驻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至乾隆年间,城外建营房4万8千间,驻京师八旗官兵2.2万多人,连其家眷计8万余人;^[22]乾隆初允许愿意屯居和耕种的闲散旗人自行选择,^[23]移居城郊的满人增多,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移向外城的满人官兵400余家,大部分移至西直门西北^[24],使畏兀人与当地交融。

(二)庙会中西域竞技与信仰习俗

当地化的深层土壤是民间信仰。明代畏吾村附近道观有万寿关帝庙,昌运宫、五圣庵、佑国元圣庙^[25],三义庙、老虎庙,南海淀观音阁,高粱桥北娘娘庙、高粱桥西天仙庙、西顶娘娘庙,嘉兴观等。其时大护国仁王寺(大都寺—高粱河寺)遗址畏公庙已为关帝庙。

庙会较早为辽代“上巳”春游。金元幽燕土地庙(老君堂)与太极宫(长春宫)均有庙会。明代长春宫复名白云观。庙会形成祭拜、商贸、游艺为一体的民间文化。京城庙会大致为:一是以敬神进香为主,逢祭日(每农历初一、十五)开庙,称香火日,多有香会、秧歌等。二是春场,借庙会游春,祭拜与生意为次,踏青以妇女为主,有正月“宴九节”“燕九节”。三是定期“庙市”,开庙即开市,交易百货或祀神求生意享通。四是离开寺庙范围以市易为中心的“市集”,如花市和天桥无庙庙会。城西庙会西域技艺、信仰元素融入京城文化中。

1. 万寿寺庙会的“走马”“走车”

紫禁城旁的太庙,主要是帝王供奉和祭祀祖先之地,京西万寿寺则为明清帝后礼佛祝诞庙宇,如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和光绪廿年皇太后寿辰。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京西举行最大的万寿庙会,皇亲国戚、达官贵族举家于此礼佛卜签赏戏。万寿寺前后和苏州街商贾、杂耍云集。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日是庙会正期。万寿寺举行“消灾解厄,增福延寿”大法会,僧众诵《万寿无疆长寿经》。拜佛者日数千人。

庙西垣有“走马场”。元至清都城盛行“走马”“走车”。皇子王孙、豪绅巨商喜豢良驹。“走马”系马术,指马四蹄循序起落,左蹄—右蹄—右蹄—左蹄依次重复,慢走、中速、快走均以马步长距离均匀保持步履层次和平稳取胜。西域乌孙、大

宛“汗血马”和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与大食马交合的“龙翼双脊”马,于汉朝为仪仗立马。唐长安见“蹀马之戏”,大宛月氏盛装舞马随胡乐蹀足或俯仰复起。^[26]玄宗百匹舞马均由中亚贡马诸国所献中挑选。故此马技经西域东渐。“走车”是骠驾轻车,驾者就车辘演赛,以复杂为优。骠系出波斯、吐火罗,^[27]驾骠走车应为高车回鹘竞技。都城“走马”“走车”固定时间地点是万寿寺庙会期间、庙西侧的苏州街,时观者如堵。此都城西域马技,于庚子变乱至民国初渐销迹。这与时都城西畏吾人迁出或融于当地所一致。

2. 大钟寺庙会的“车马”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大钟寺开庙,为京城八大传统庙会之一。各种技艺花会竞相表演。最吸引人的是庙外的跑车走马。《燕京岁时记》载,长安青年多驰车马作乐,速如飞尘且比车技,看车佩饰、挽车骡子体形、毛色,驾者装束、执车马姿势等,马匹有达数百金。这与中亚—西域走马、走车同出一辙。清季迪化每逢年节的红山庙会,仍有民间“压走马”(赛走马)表演,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汉等族驯马者牵引各自驯服的走马竞演。

3. 高粱桥娘娘庙会西域杂技

西直门北半里许高粱桥,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瓶花斋集》记,西直门外高粱桥为京师最胜地,“精蓝棋置”,士女缙绅纷至。明代,高粱桥北娘娘庙供奉娶妇人塑像。每年四月初八娘娘降生日,京城妇女轿、车、骑、行争游祈愿踏青。(明)朱茂𣎵《清明日过高梁桥》诗“风柳易斜摇酒幔,岸花不断接禅关。看场压处掉都卢,走马跳丸何事无?哪得丹青寻好手,清明别写上河图”。其间都卢、跳丸、走马均是西域杂技。汉史籍“都卢”,回鹘语意为“柱、高柱”。《魏书》记“缘橦”,^[28]隋唐称戴竿、竿木^[29]或顶竿、载竿。高柱、高竿竞技缘于匈奴、突厥祭天柱,衍生出高空走绳和缘橦(抓杆),派生扒杆、载竿、顶竿。故清籍记京西庙会亦有爬杆技艺。^[30]南方手技“弄丸”^[31]应是以手指在手掌中转动数小球或球状物之技巧,而《魏书·乐志》提及西域手技“跳丸”,则是双手向空中交错抛接且连续迅速接抛数小球,沿袭于汉人戏目。又有西域场景:“赛驴围在众人中,宝召香貂走不通……谁家墓道歌儿聚,击筑吹箫白杨村”。^[32]墓道歌聚、击筑吹箫的白杨村可现畏吾族邸及陵园景象。

4. 白塔寺庙会的西域信仰民俗

该会是京城主要庙会之一,农历每月五、六两日举行。清末《旧京琐记》载,北京庙市每月逢三日是土地庙会,四—五日白塔寺庙会。其间西域佛教的因子注入该地。如西域佛法“打鬼”,元明时传入汉地庙会。明时,正月十六儿童游戏“打鬼”;清季“打鬼”日,各喇嘛或扮演天兵天将,或扮恶鬼,锣鼓齐喧,天将捉“鬼”。届时商贾士女纷集,亦有走马驰车竞技。^[33]又如“张灯”风俗,缘于西羌火袄教。古西域腊月至正月天气阴晦,信徒烧灯点火祭祀;汉人继而张灯表佛,沿至明朝,清代定为灯节。在此虽“西域佛法”广义包括藏传佛教,但其中重要环节是古印度至西域的“西域佛教”。

5. 西顶庙会观马术

长春桥碧霞元君庙,为京师五顶之西顶。明万历年建,原名护国洪慈宫。康熙四十七年(1709年)敕重修,改名广仁宫,

赐康熙亲书“金阙宣慈”匾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改称碧霞元君庙。大殿供碧霞元君,配殿奉廿八星宿塑像。乾隆帝赐书“坤元广毓”匾额。每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与万寿寺庙会同举大型庙会和香会,清廷派大臣拈香。^②期间观赏走马、都卢、爬竿、跳丸、马弹诸西域杂技。史籍所载马球亦马弹。源于波斯,唐朝尚行。唐太宗即位初突厥颉利可汗与唐结盟并表演了马术。宋辽画家陈及据此画《便桥会盟图》,绘十余名骑士持球杆奔跑,四骑士拨马以杆争球。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打马球彩绘和西域女子马球图。1003年夏木苏尔·玛阿尼纂《百科知识》载“打乔干”(古代维语马球)。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向国王建议派作使者节应会“打乔干”。

明清高粱桥西尚有西镇国寺、五塔寺、大佛寺、倚虹堂、极乐寺、广通寺、法华寺、延庆寺、龙王庙、万寿寺、慈寿寺及广济庵、昭应宫、朝真观、麦庄桥三笑庵,白石桥西延寿庵,慈寿寺东摩可庵,昌运宫西兴教寺、庵,西直门右齐园等。“岁清明日,都人踏清游者以万计,浴佛日、重午日游亦为之。”^③此间西域技艺融于当地文化中。

(三)生计交融

1. 庙市西域物产

大都城西庙会玉交易频多,万寿寺、西顶娘娘庙、护国寺等庙会玉器摊很盛。这与西域优质和田玉产地和畏兀人贵族、工匠、商人携来甚多直接相关。《元史》卷廿记:“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璫,即《西使记》所载西域明珠兰赤(Ladivverd);泰定帝时,“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璫者来献,其估巨万”;^④“押忽大珠”,刘郁《西使记》称“五色鸭忽”,即玛瑙(Agate)。成宗时西域回回“勃克、马合谋沙献大珠,邀价钞数万缗”;西域人答乞“以宝货来献,以钞六万锭给其值”。^⑤蒙哥时,西域商人献水晶盆、珍珠伞等,获赐三万余锭。^⑥明代平则门(今阜成门)北、白塔寺附近有制造弓箭的作坊东、西弓匠营,西四与平则门交接处有羊市马市。这与西域色目人匠营和商易生计吻合,且离畏吾村不远。白塔寺、弓匠营、羊市马市之礼佛和生计场所,与畏吾村民事佛和生活场域一致。北京地毯生产历史七八百年,元代有专为皇宫纺织地毯的作坊,此与元大都畏兀人不无关联。元时西瓜植大都。汉代前西瓜由中亚花刺子模等处入西域。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传入幽燕。辽会同十年(94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逝,宣武军节度使萧翰率众北归,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萧翰掌书记“入平川……始食西瓜”,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以牛粪覆棚而种。又金天德二年命有司议荐新礼,“七月,羞以瓜”,西瓜成为夏季进献皇宫太庙的主要果品。元大都近畿西瓜因栽培适宜,成为皇室祭太庙的供品。《析津志》记,每八月“进上者瓜甚大,人止可负二枚”。^⑦此栽培技术与畏兀人自当系连。汉张骞通西域将葡萄种子引入敦煌、陇右。唐“破高昌,收马乳葡萄……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凡有八色”。唐廷令高昌年贡各种葡萄和葡萄浆。长安禁苑移植二葡萄园。贞观廿一年突厥叶护可汗亦献唐廷马乳葡萄。^⑧据《博物志》: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葡萄酒三—四世纪传入中土。八世纪以波斯方法制作的葡萄酒来自石国。^⑨元明都城畏兀-畏吾多自高昌,葡萄与葡萄酒自存于市易与御前。亦洋葱、胡芹、胡椒“生西戎”;^⑩“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之”。^⑪

2. 商营与居住走向

都城畏兀(畏吾)除因族体、文化而聚,也依河道与商业营生而居。大运河开凿,高粱河下游形成诸多湖泊。^⑫元代重修大运河,漕船可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⑬形成商业区,畏兀人交易于高粱桥至白石桥庙市及羊市、皮市。明京城放弃原大都城北人烟稀少地区,使积水潭附近钟鼓楼一带商业地位下降;永乐十七年将城墙向南推移约二里,把原通惠河一段故道包入城中,漕船无法入城^⑭,商人遂就近聚集前门经商。畏吾人东南向营生于白塔寺、弓匠营、西四等处^⑮。嘉靖卅二年,修筑外城墙,南城包于城区,不再是关厢城外,^⑯扩展为贸易区。畏吾人又向南营生于马市、西便门。^⑰清朝定都北京,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⑱大量汉人迁南城,前门区成为京城最繁华地,穆斯林聚居新华门以南至牛街一带。

明末西域畏兀地面伊斯兰化,畏兀人京者大多居于畏吾村,带动了当地畏兀人的穆斯林化。乾隆廿四年在香妃居处宝月楼南修清真普宁寺,移西域和卓族裔聚居(见乾隆御制“清真普宁寺碑”)该处。其因居于旗营(属蒙古正白旗),与当地穆斯林及城西畏吾交往较少;至晚清则与京城穆斯林化畏吾融合,^⑲畏吾村的畏兀穆斯林也渐移居清真普宁寺、西长安街处。民国时统称维吾尔^⑳。据1938年“回回营普宁寺”教长马雨亭述,西长安街及和平门一带,领取俸禄的108户约800余人穆斯林中,大多是维吾尔后裔。^㉑因久居汉地,其多与当地回族通婚,取伊斯兰教经名和汉姓名,部分人演化为回族;有的改汉姓“魏”。京城畏吾人聚居地由畏吾村—西直门—阜成门一线,向东南移于清真普宁寺一带;民国时,“左祖右社”的格局改变,且随着满汉旗人失去皇朝供奉,城西寺庙及庙会渐衰,人多入居东城。畏吾村民再南下,倚寓辽金都城西域人居地广安门—牛街回子营周围。

京城维吾尔社群迁移^㉒

明宦寺墓群

↑明畏吾村○(居民村落)↓

↑元畏兀村○(朝臣聚落)↓

(今维吾尔↑元大都城垣↓

↑○社区)↑元大都■↓

↑↑清紫禁城■↓

↑↑明宫城■↓

↑↑今中南海·↓

↑↑(清香妃居地)○↓

↑↑宝月楼(新华门)↓

西域工匠○←←↓

回鹘军兵○○牛街民国维吾尔社区↓

金中都■辽大内(明皇城南沿)

笔者考述都城维吾尔,尊重了该族体的文献与口传。外人重建“族群的历史”往往欠完整,“须从根本上考虑所研究族群对事件的自身见解及其对过去文化的重建方式”。^㉓族群认知自身历史为祖先赠予和传达的精神礼品。^㉔口述史注意补遗历史事实、集体与个人记忆的一致,提供与公共和表层

人际及心理模式相对照的私人世界,^[15]是对民众记忆和主体性的有效肯定。^[16]记忆与历史互动,对重建过去同样有效。^[17]金元明清都城御敕庙宇是汉与非汉信仰对功能主义等重物轻灵研究的补裨。战争与革命年代多经庙和家祀,商兴时代多香火庙,表明商营与祭拜衔适。尤其证实非汉族体治理的内律和内力理念。神灵信仰尤其御敕寺宇的意义,实质涉及政治治理的本质或本末。法律与规制属于外律或只具技术层面意义。

注释:

①《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粱河,十一年三月大护国仁王寺成。”

②即河位之南也,笔者。

③(清)《日下旧文考》,卷九八,[臣等谨按]“白石桥之镇国寺今废”。

④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辑《析津志辑佚》“寺观”页93;“岁纪”页214。

⑤《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传”;明崇祯年间《补续高僧传》卷一“元帝师发思八传”。

⑥窃以为,由上“仁王寺安庆塔”“正觉寺内安庆塔”和前护国仁王寺址于真觉寺附近考证,可推断仁王寺与真觉寺为一体上下院,或前者涵括后者或为后者前身。

⑦《补续高僧传》卷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元史》卷二〇二。

⑧徐征《可爱的海淀》燕山出版社,1992;《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页267。

⑨(明)《顺天府志》卷二:“大慧寺,在西直门外畏吾村。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建,赐额大慧。”

(明)沈榜《宛署杂记》:“大慧寺在畏吾村,正德癸酉太监张雄修建,李东阳撰写真武殿铭”。

⑩《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双林寺”;《天府广记》卷三八“寺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⑪(清)爱新觉罗·胤禔《大觉寺》:“寺向云边出,……香台宣鸟语,禅室绕泉鸣……钟传说偈声”。

⑫(清)王士禛《池北偶谈》:“皇姑寺前风日晴,畏吾村畔草痕生”。

⑬(清)王熙《紫竹院》:“紫竹禅关迥,虚亭老树前。槛低花影静……钟梵闲清昼”。

⑭(清)法式善《存素堂集》“访西涯先生墓诗”:“西涯宅废水空存,又扣禅房访墓门。病衲斜阳剪榛莽,老猿秋雨啮松根……三百年来谁过问,暮鸦黄叶畏吾村”。

⑮《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另见《国朝文类》卷六五,《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⑯据《元史》卷一三一,《拜降传》;卷一三七《脱烈海牙传》。

⑰《元代畏兀儿研究》,1999,页234注①。

⑱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说郛三种,卷一二〇,明刻本;·甫里先生文集,卷一二[Z].12“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鞵”,“月窟”即李白·天马歌,中“月氏窟”;·明皇杂录,·唐代丛书,四[Z].8-9。

⑲《唐会要》卷九九,页1773;《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新唐书》卷二二一,页4135。

⑳《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丸……宜僚姓熊,是楚国人,善于“弄丸”。

㉑《燕都说故》,燕山出版社,1996年;(清)得硕亭《竹枝词》:“欲游西顶顺长河,一路楼台点缀多。万寿寺前须驻马,此中山子甚嵯峨”。

㉒《册府元龟》卷九七〇,页11-12;《新唐书》卷四〇页3727;《唐会要》卷一〇〇,页1796-1797。

㉓《太平御览》卷八四五页6。《唐会要》卷一〇〇页1796-1797。《册府元龟》卷九七一页7。

㉔《册府元龟》卷九七〇,页12;《本草纲目》卷三二,页17。

㉕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2—1(1945年);《北京史苑》1983年第2期。

㉖参阅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地理》第七章“城市商业与市场分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页222-226。

㉗笔者2009年5月访谈清京师旗营回疆后裔艾海买克·霍加。

㉘[英]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1984;章方明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参考文献:

- [1]中村淳.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る[J].东洋史研究,1958,(1).
- [2]中村淳.元代法旨に込められた歴代帝師の居所～大都の花園大寺と大護國仁王寺,待兼山鍋叢(史學),27,1993.
- [3]元史,卷四二,本紀(第四二),蘇帝五[Z].
- [4]繆荃孙.永乐大典(辑佚本)[A]/《顺天府志》,卷七“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 [5]日下旧闻考,卷九八[A]/程雪楼文集·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C].
- [6]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Z].2208-2209.
- [7]元史(新排本)[Z].132.154.215.272.
- [8]元史,卷二七[Z].614.
- [9]虞集.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记[Z].
- [10]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正新修大正藏(本)[Z].
- [11]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Z].
- [12]佛祖历代通载,卷三二,“帝师行状碑”[Z].
- [1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前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14]日下旧闻考(排印本,册五)[Z].1628.
- [15]包世轩.元大护国仁王寺旧址及相关问题考察[J].北京文博,2009,(4).
- [16]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A]/京华古迹寻踪[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 [17]元史,“郭守敬传”[Z].
- [18]元史,卷六四,“通惠河校勘记(三)”[Z].
- [19]刘之光.大护国仁王寺遗址[J].北京文博,2010,(12).
- [20]析津志辑佚[Z].100.

- [21]廖频,望天星.北京古刹名寺[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3:113.
- [22]齐鸿浩,袁树森.老北京的出行[Z].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32.
- [23]孙承泽.天府广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587.
- [2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05.
- [25][33]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Z].1295.1297.
- [26]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园囿”[Z].
- [27]日下旧闻考,卷九八[A]//畿辅寺观志[Z].
- [28]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Z].1289.1288.
- [29]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A]//明)燕都游览志[C].
- [30]琉璃厂杂记,卷二[Z].
- [31]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碑[A]//北京史苑(第三辑)[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 [32]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真觉寺”[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34]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35][49][63][77][79][83]周泓.魏公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27~28.56~57.317.323.323.323~324.
- [36](清).日下旧闻考[Z].1632.
- [37]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卷七七,绿水亭杂识[Z].
- [38]湖海文传,卷一二,畏吾村考[Z].
- [39]北京海淀区地名志[Z].1992:508.
- [40]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Z].
- [41]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七七,寺观二[Z].
- [42]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双林寺”[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43]北京名胜古迹辞典[Z].294.
- [44]燕都说故[Z].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449.
- [45](明)蒋一葵.长安客话[Z].
- [46]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Z].
- [47]日下旧闻考,卷七七,国朝苑囿[Z].
- [48]宸垣识略,卷四〇,郊垌三[Z].280.
- [50]程钜夫.雪楼集,卷九,秦国文靖公神道碑[Z].
- [51]元史,卷一三〇,阿鲁浑萨里传[Z].
- [52]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Z].
- [53]欧阳玄.圭斋集,卷九,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Z].
- [54]都穆.有元奉议大夫常州路宜兴州知州卢公权历志[A]//吴下冢墓遗文,卷九一[C].
- [55]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六,“玉元鼎字说”[Z].
- [56]贡师泰.玩斋集,卷六,“送金仲达御史序”[Z].
- [57]元史,卷一二二,虎都铁木禄传[Z].
- [58]元史,卷一九〇,“伯颜传”[Z].
- [59]谈迁.国榷,卷三[Z].
- [60]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七[Z].
- [61](嘉庆)八旗通志,营建志[Z].
- [62]清经世文编,卷三五[Z].
- [64]光绪顺天府志,寺观二[Z].
- [65]魏书,卷一零九,乐志五[Z].
- [66]文献通考,西京赋[Z].
- [67][70](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四,郊垌三[Z].
- [68]北平庙会调查[Z].北平民国学院,民国二十六年印行.
- [69]赵兴华编著.北京史话·老北京庙会[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242.
- [71]元史,卷一八二,宋本传[Z].
- [72]元史,卷廿一,成宗本纪[Z].
- [73]元史,卷三,宪宗本纪[Z].
- [74]胡玉远主编.燕都说故[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304.
- [75]本草纲目,卷三三[Z].23.
- [76]酈道元.水经注,卷一三[Z].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78]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 [80]清实录,卷三[Z].中华书局影印版,1986.
- [81]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
- [82]沙之元等.北京的少数民族[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257.
- [84]庄孔韶.历史人类学的原则[A]//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C].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 [85]罗伯特·莱维(Robert Levy).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M].1973:23.
- [86]周泓.历史人类学:从历史文本到意义主体[J].广西民族研究,2005,(2).
- [87]周泓.北京魏公村史顾[J].辽宁大学学报,2004,(1~2).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张 科]